媒介融合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电视新闻主播的角色转型——基于中国江苏北部 16 名主播的质性研究

ROLE TRANSFORM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ANCHORS IN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CONVERGENC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16 ANCHORS IN NORTHERN JIANGSU, CHINA

柏雪娇*

Xuejiao Bai*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Received: May 5, 2026 / Revised: July 22, 2026 / Accepted: July 24, 2026

摘要

研究目的：在媒介融合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功能扩展背景下，本文考察电视新闻主播如何由单一播报者转向兼具内容生产、关系连接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基层传播主体。

研究设计/方法/途径：本研究以江苏北部 10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调研场域，采用目的性与最大差异取样，对 16 名从事县级融媒体主播开展深度访谈，累计 250 分钟。研究同时结合 6 个中心的田野观察、12 个重点案例及约 15 万字融媒体产品与过程材料，采用三级编码、分层共同样本复核、成员核对、资料三角互证与反例检验。

研究结果：主播转型集中表现为机构规范与人格化表达、专业分工与多任务要求、电视仪式性与平台交互性三组张力，并沿全媒体叙事、情感连接和地方文化型主播 IP 三条路径重构。

创新性与价值：本文将县级主播界定为嵌入技术、话语、关系与组织网络的基层传播节点，提炼主播转型张力机制与重构路径，可为县域融媒体主播队伍建设与内容运营提供参考，拓展基层媒体职业转型研究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 电视新闻主播 角色转型 传播生态 三级编码

*Corresponding Author: Xuejiao Bai
E-mail: 614376236@qq.com

Abstract

Purpose: Amid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unctional expansion of county-level integrated media center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elevision news anchors move beyond scripted news reading to become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actors engaged in content production, relationship-building, and public service.

Study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selected ten county-level integrated media centers in northern Jiangsu as the research sites. Purposive and maximum-variation sampling were used to recruit 16 current anchors for in-depth interviews totaling 250 minutes. Additional data included field observations at six centers, 12 focal cases, and approximately 150,000 Chinese characters of media products and process materials. The analysis used three-level coding, stratified double coding of a common sample, member checking, data triangulation, and negative case analysis.

Findings: Anchor transformation manifests three structural tensions: institutional norms versus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specialized expertise versus multitasking demands, and ceremonial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versus interactive platform logic. Role reconstruction follows three trajectories: omnimedia storytelling,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locally anchored media personalities.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county-level anchors as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nodes embedded within technological, discursive, rel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t identifies the tension mechanism and reconstruction trajectories of anchor transformation, offering references for team development and content operations of county-level integrated media centers and expanding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for research on career transition among grassroots media practitioners.

Keywords: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 Television News Anchor, Role Trans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cology, Three-level Coding

引言

移动互联网、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改变了新闻内容的生产节奏、分发机制与受众参与方式。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把电视、广播、报纸和移动端整合到同一技术平台，更意味着媒体机构由新闻发布者向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公共服务入口和地方文化生产者延伸。相关研究指出，县级融媒体的技术使用已嵌入“新闻＋政务＋服务”的业务布局，并同时承担信息生产主体与治理技术平台的双重功能 (Zhu & Li, 2023)。互联网平台对基层主流媒体的嵌入，又将流量逻辑、内容样式和协作规范带入县级组织网络，使技术扩散与制度化过程相互交织 (Zhao & Zhou, 2022)。

电视新闻主播处在这一变化的前台。传统电视制度赋予主播权威、稳定和仪式化的职业形象；平台传播则要求其具备人格化表达、即时互动、内容策划和跨平台运营能力。主播由“念稿者”向记者、策划者、解释者、服务协调者乃至地方文化 IP 转变，既可能提升基层媒体的可见度和亲近性，也会引发专业边界、公共性和组织治理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播音技巧、

短视频表达或个体 IP 运营讨论主播转型，较少解释县级融媒体的组织任务、地方关系网络和平台规则如何共同塑造主播角色。

在国际地方新闻和社区传播研究中，传播者被视为社区信息网络、公共讨论和地方认同的重要连接者；传播生态学进一步强调，媒介技术、话语内容、社会关系和组织制度并非彼此独立 (Altheide, 1994)，而是构成相互作用的传播环境 (Hearn & Foth, 2007)。但中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鲜明的制度与地方性特征：它既是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又承担政务服务、民生协调和地方发展传播任务。由此，县级主播的角色转型不能直接套用一般“网红化”或社区记者模式，而需要在公共权威、地方情感和平台可见度之间进行持续的边界协商。

研究目的

理论层面，本文将主播角色研究从个体技能拓展至传播生态维度，揭示角色转型由技术、话语、社会关系与组织制度共同驱动。经验层面，依托苏北县域访谈、田野观察及融媒体资料，展现主播在权威性、人格化、复合技能与公共服务间的角色调适。方法层面，借助规范资料整理、编码、成员核对、三角互证与饱和度检验，阐明提炼“三重矛盾”“三条路径”的分析过程。实践层面，为县级融媒体人才培养、主播 IP 治理与效果评估提供实证参考，摒弃单以流量评判转型成效的思路。本文旨在从传播生态学视角解释县级融媒体中心电视新闻主播角色转型的结构性条件、实践矛盾与实现路径。围绕这一目的，提出三个研究问题：

1. 媒介融合进程中县级电视新闻主播面临哪些核心角色矛盾？
2. 技术平台、受众关系、组织任务与地方资源如何共同作用于这些矛盾？
3. 主播通过何种内容生产、关系建构与组织协作方式实现角色重构？

文献综述

中国县级融媒体研究：组织转型与基层治理功能

中国学界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已由建设模式和渠道整合逐步转向组织流程、平台嵌入与基层治理。Li (2019) 从建设模式、关键环节与路径选择讨论县级融媒体的制度基础；Huang 和 Liu (2021) 总结其建设现状、现实问题与演进趋势；Luo 和 Cai (2020) 将县级媒体创新置于基层社会治理框架中。近三至五年的代表性研究进一步关注深度融合、治理参与和组织能力建设：Zhao 和 Zhou (2022) 揭示互联网平台通过嵌入基层媒体的条块组织网络扩散技术方案和实践规范；Zhu 和 Li (2023) 指出技术既赋能新闻生产，也使县级融媒成为基层治理的平台性客体；Liu (2024) 从生产体系、舆论引导、人才队伍和区域文化建设等方面讨论县级融媒体深度发展的关键问题；Gan 和 Yin (2024) 则从参与式治理视角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机制。

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中国县级融媒体的转型并非单纯的媒介叠加，而是技术逻辑、制度逻辑与地方治理逻辑的交叠。现有成果已确认本地信息、政务服务和社区连接构成县级媒体的在地优势，也指出组织惯性、人才短缺、资源约束和可持续运营等问题。然而，对机构功能如何转化为一线传播者的角色劳动，现有研究仍讨论不足。“新闻 + 政务 + 服务”的任务最终要求主播进入田间、社区、直播间和评论区，同时承担权威发布、政策解释、关系维护与服务协调。机构功能扩展与个人岗位制度之间的错位，因而构成本文理解中国县级融媒体主播角色转型的关键入口。

中国与国际主播研究：专业权威、互动表达与 IP 化

国际学界关于电视新闻主播的研究主要从可信度、专业权威和职业边界等角度展开。Cho 和 Kim (2015) 指出主播可信度与受众对新闻的选择和信任相关；Conway (2014) 则从职业边界工作解释“主播”权威的历史建构。这一研究传统强调客观、中立和机构代表性，但数字平台的发展将即时互动、个人可见度和关系维系进一步纳入主播工作，使专业权威需要在新的传播情境中被重新协商。

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则更多关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话语变化、技能扩展与主播 IP 实践。Cui et al. (2019) 讨论中国主流电视新闻话语中“互动”与“亲民”的转向；Hou (2021) 概括新媒体时代主播角色重塑及其发展路径；Cao (2023) 从传统新闻 IP 的网络化转型视角开展研究；Zhu 和 Wang (2022) 则立足主流媒体网红主播的关系逻辑，探讨人格化传播现象。

近年来，国际平台化新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可比较的解释资源。Hurcombe (2025) 以“Newsfluencer”概念描述按照平台、创作者经济和关系传播逻辑生产新闻内容的传播者，并讨论真实性、可接近性与新闻准确性、公正性之间的张力；Li 和 Deuze (2026) 对中国记者在线工作经验的研究则显示，数字平台使记者在新闻采写之外持续承担内容推广、关系维护和在线协作等附加劳动。

上述中国与国际研究为理解采编播一体化、短视频化、直播化和个人品牌建设提供了基础，但现有成果仍较少解释不同技能为何发生冲突、主播如何在电视仪式与平台互动之间切换，以及县级组织资源能否支撑持续的人格化生产。本文因此不将 IP 化简单理解为个人包装，而是将其置于机构公共性、地方文化资源和平台规则的关系中考察。

传播生态学的国际研究脉络与本文切入点

传播生态学为连接媒介技术、话语形式、社会关系与组织情境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理论资源。Altheide (1994) 提出“传播生态”概念，用于分析信息技术、传播格式与社会活动如何彼此改变；Hearn 和 Foth (2007) 进一步强调技术层、话语层和社会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对地方传播系统进行整体考察。相较于将主播转型解释为个体技能更新，这一框架更适合分析中国县级融媒体主播为何同时受到平台工具、新闻规范、地方关系网络和组织制度的约束。

据此，本文将主播角色转型理解为四个维度的联动：技术维度关注电视、短视频、直播和数据工具带来的生产规则；话语维度关注权威播报、政策解释、生活化叙事与地方文化表达；关系维度关注主播与受众、政府部门、社区和团队之间的连接；组织维度关注岗位分工、资源投入、评价机制与风险治理。

总体来看，中国学界既有研究主要涉及县级融媒建设、基层治理、主播技能和 IP 化等议题，国际相关研究则为理解专业权威、职业边界与传播生态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但现有成果仍缺少将上述维度连接起来、并以中国县级融媒体主播为对象形成完整质性证据链的研究。本文的切入点即是通过三级编码揭示结构性矛盾如何生成，并进一步解释主播角色重构的生态机制。

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时间为 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田野地点集中于江苏北部地区 10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采用目的性取样与最大差异取样相结合的策略。受访者均为从事县级融媒体新闻播报或节目主持工作的现职主播/主持人，直接参与电视新闻生产，并至少参与短视频、直播、政务服务或民生服务中的一种融媒体任务；同时兼顾县域发展水平、从业年限、岗位类型和转型实践差异。最终纳入 16 名受访者。半结构化访谈累计 250 分钟，为 16 人合计时长；单次访谈 10-30 分钟，中位数 15 分钟。为保护身份，融媒体中心统一编码为 MC-1 至 MC-10，主播按“中心编号——个体序号”编码，如 MC1-1。文中不呈现能够反向识别个人的真实姓名、栏目名称和精确地点。

在 16 名受访者中，研究进一步选择 12 名主播作为跨案例比较对象，选择依据包括：是否同时承担电视与移动端任务、是否参与政务直播或民生服务、是否形成较稳定的内容标签，以及是否呈现典型转型成效或明显困境。该设计不是为了统计推断，而是通过差异化案例提高对角色机制的解释范围。

2. 研究框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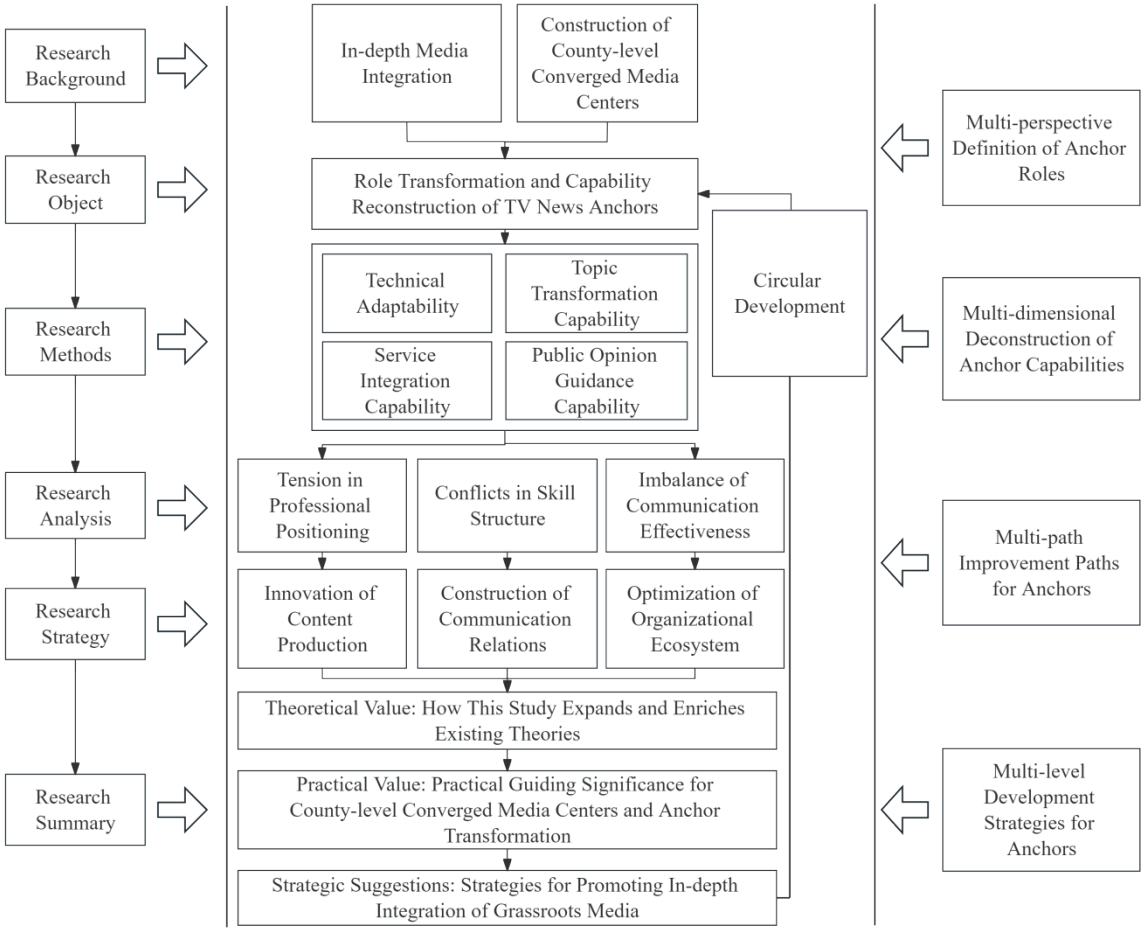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County-level Television News Anchors from a Communicative Ecology Perspective

Sources: Drawn by the author

3. 资料来源、转录整理与伦理处理

研究资料收集于 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由四类材料构成，并以可核验的分析单位报告规模。第一，半结构化访谈覆盖江苏北部 10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 16 名现职主播/主持人，访谈累计 250 分钟，为 16 人合计时长；单次访谈 10-30 分钟，中位数 15 分钟。访谈围绕职业经历、日常工作、平台实践、受众互动、组织支持和角色认知形成 16 份个案材料。第二，在 10 个中心中选择 6 个典型中心进行田野观察，每处持续 2-3 周，共形成 6 组连续现场记录，内容包括选题会、节目制作、直播准备、平台发布、评论反馈和跨部门协作。第三，以 12 名重点主播为跨案例分析单位，收集短视频、政务直播、民生服务节目、脚本、生产日志和传播反馈六类材料，并按“案例——资料类型——形成时间”；上述材料经转录、整理和文本化后合计约 15 万字。第四，将可追溯的机构制度、培训安排和平台运营材料作为情境性证据。

资料进入分析前按照“原始录音或现场记录——转录整理文本——匿名化文本——

编码材料”的流程处理。访谈录音按语义单元转写，并结合访谈摘要和现场笔记补充语境、停顿及重要的非语言信息；田野观察记录在当日完成扩写，融媒体产品则统一转化为可检索文本，并记录标题、平台、发布时间、内容类型和关联案例。转录后对人名、机构、栏目和地点等可识别信息进行匿名化，以 MC-1 至 MC-10 和“中心编号——个体序号”替代真实身份；每份材料同时保留唯一编号、资料类型、形成时间和情境说明，以维持从原始记录到编码主题的可追溯性。

所有受访者均在了解研究用途、匿名原则和自愿参与要求后进入研究。材料仅用于学术分析，结果呈现中删除可能导致反向识别的姓名、栏目名称和精确地点；涉及平台评论、生产日志和制度文件时，仅使用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且来源可核验的内容。成员核对和后续沟通均以不增加受访者职业风险为前提。

资料规模的报告遵循“可核验优先”原则：本文明确报告 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的资料收集时段、16 名受访者、累计 250 分钟访谈（16 人合计；单次 10-30 分钟，中位数 15 分钟）、6 个中心每处 2-3 周的田野观察、12 个重点案例，以及约 15 万字融媒体产品与过程材料。资料索引逐项标注来源类型、形成时间、完整性和分析用途，并将材料区分为短视频、政务直播、民生服务节目、脚本、生产日志和传播反馈六类。个别平台内容后续更新或下架时，以已存档文本、脚本、生产记录和同期观察材料进行交叉核对。

Table 1 Research Materials and Analytical Uses

Data Type	Scope / Size	Inclusion Criteria	Analytical Us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Mar. 2025–Mar. 2026; 10 centers; 16 current anchors/presenters; 250 minutes in total; 10-30 minutes each; median 15 minutes.	Current county-level media anchors/presenters involved in television news and at least one converged-media task.	Role perceptions, skill change, audience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ield observations	Six typical centers; 2-3 weeks at each center; six sets of continuous field notes.	Cases with representativ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and access to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es.	Workflow, cross-role collaboration, equipment conditions, and interaction scenes.
Focal cases	Twelve anchors with case-based analytic files.	Different task combinations, transformation outcomes, and constraints.	Cross-case comparison and negative-case analysis.
Media products and process materials	Six types: short videos, government livestreams, public-service programs, scripts, production logs, and dissemination/audience feedback; about 150,000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text processing.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raceable to identifiable source types; incomplete traffic metrics were not used for statistical inference.	Triangulation of interview claims and analysis of narration, interaction, and local-symbol use.

Remarks: Compiled by the author from the research materials.

4. 资料分析与三级编码

资料分析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与三级编码相结合的方式 (Braun & Clarke, 2021; Byrne, 2022)，并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同步推进。研究者首先反复阅读访谈转录、田野笔记、融媒体产品和过程材料，记录人物、情境、行动、情绪、矛盾点及初步解释；随后以案例为单位建立分析档案，并在不同中心、不同岗位资历和不同任务组合之间开展持续比较。

三级编码按由材料到主题的顺序展开。一级编码尽量贴近原始表达和具体行动，使用“电视里收住个性”“不会剪辑导致产出慢”“评论区即时答疑”等行动性概念；二级编码通过同类项归并、差异比较和概念边界修订，将一级概念聚合为“机构权威规范”“人格化表达需求”“跨界技能缺口”“互动参与预期”等范畴；三级编码围绕研究问题和传播生态学的技术、话语、关系与组织维度，进一步形成三重结构性矛盾、三条角色重构路径及其生态驱动机制。编码过程中持续回到原始材料检验主题是否得到充分证据支持，并主动寻找能够修正主题边界的反例。

为降低单一研究者解释偏差，编码采用双人协作程序。共同样本的抽样单位为完成匿名化后、围绕一个相对完整行动、判断或经验事件切分形成的“语义片段”，而非按页数或字数机械截取。研究团队先按资料类型、融媒体中心和重点案例建立分层抽样框，再依据各层可编码语义片段的规模进行比例抽取，最终共同样本占全部可编码语义片段的 13%。这一比例处于质性资料多重编码常见的 10-25% 区间；采用随机或具有明确依据的分层方式，有助于使共同样本覆盖数据集的主要组成 (O’Connor & Joffe, 2020)。两名研究者对同一批共同样本分别独立编码，随后逐条对照代码命名、材料归属和范畴边界；对分歧回到原始文本、田野情境及相关产品证据进行复核，并通过讨论形成动态修订的编码说明。其余材料依据修订后的编码框架推进，核心主题、反例和边界模糊材料由双方再次复核。考虑到反思性主题分析强调研究者与材料之间的解释性互动，本文不将一致性系数作为唯一质量标准，而将双人独立编码用于暴露隐含假设、校准概念边界并保存分析审计轨迹。

Table 2 Three-level Coding of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County-level Television News Anchors

First-level Code	Second-level Category	Third-level Theme	Illustrative Material Source (Paraphrased)
Accurate, formal, and restrained delivery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norms	Instrumental role vs.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MC1-1 emphasized accuracy and emotional restraint in television news; MC2-1 viewed on-air delivery as speaking for the institution.
Conversational and recognizable short-video expression	Demand for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Instrumental role vs.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MC1-1 shifted from broadcast diction to everyday speech; MC5-1 stressed a recognizable language, rhythm, and topic style.
Broadcasting and camera skills remain transferable	Professional skill capital	Specialization vs. multitask hybridity	MC7-1 and MC4-1 identified language control, camera presence, and live adaptation as transferable strengths.

Table 2 Three-level Coding of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County-level Television News Anchors (Cont.)

First-level Code	Second-level Category	Third-level Theme	Illustrative Material Source (Paraphrased)
Editing, equipment, analytics, and community-operation gaps	Cross-domain skill gaps	Specialization vs. multitask hybridity	MC7-1 reported difficulties with material selection and editing; MC10-1 initially relied mainly on view counts rather than deeper platform metrics.
Formal television routines sustain authority	Ritual communication logic	Television rituality vs. platform interactivity	MC2-1 linked fixed procedures and multiple review stages to television credibility; observations documented pre-broadcast script, audio, and camera checks.
Livestreaming requires real-time responses and issue routing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expectations	Television rituality vs. platform interactivity	MC1-3 classified audience questions for immediate response or departmental follow-up; MC6-1 maintained live delivery during equipment failure.
One topic is reorganized for television, short video, and livestreaming	Cross-platform content orchestration	Omnimedia storyteller	MC2-1 redesigned titles, openings, visuals, and evidence sequencing rather than merely shortening a television script.
Policies are translated into actionable everyday questions	Public-policy interpretation	Emotional connector	MC1-3 and MC5-1 focused on eligibility, location, required materials, and follow-up rather than repeating policy text.
Local culture and industries become stable identity anchors	Local-symbol anchoring	Locally anchored media personality	MC1-1 used water-town heritage; MC10-1 linked crystal-industry content with craft, policy, and local life; MC6-1 developed a red-history theme.
Personal accounts depend on teams, review, and risk handling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personal IP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role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interviews and MC4-1 showed that topic selection, filming, editing, review, and controversy management are team-based rather than purely individual.
“News + government affairs + services” expands job boundaries	Organizational functional expansion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role transformation	MC3-1 moved from television presentation into government livestreaming, public-service coordination, and cultural-tourism communication.
Platform update pressure intersects with limited staff and equipment	Platform logic–resource constraint coupling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role transformation	MC7-1 and MC10-1 described high-frequency platform demands under limited staffing, editing support, equipment, and time.

Remarks: Coded and summarized by the author from interview summaries, field observations, and converged-media materials. All examples are paraphrases rather than verbatim quotations.

5. 研究可信度、饱和度与研究者反思

研究通过资料三角互证增强解释可信度。对同一现象，优先比较主播访谈、生产现场观察、短视频或直播文本、生产日志和机构制度材料之间是否相互支持。例如，主播关于“多任务切换”的陈述需要与实际工作流程和过程记录对照，关于受众互动与公共服务的判断

则结合评论反馈、节目文本和后续办理信息验证。当不同资料出现不一致时，不以多数材料简单覆盖少数材料，而将差异作为分析组织条件、岗位差异和情境边界的线索。反例检验并非只用于确认主题，而用于修订其适用边界。其一，部分主播能够在保持事实核验和机构规范的同时进行生活化表达，因此“工具化——人格化”被界定为持续协商的张力，而非人格化取代专业权威的线性过程。其二，配置稳定团队的中心可通过分工吸收剪辑、运营和技术任务，因此“专业化——杂糅化”只在任务被无条件叠加到个人时表现为冲突，其边界受到组织支持程度调节。其三，政务直播中的即时互动若嵌入问题分类、部门核实与后续反馈，反而可以强化公共可信度，因此“仪式性——交互性”被修订为需要流程整合的张力，而非零和对立。

成员核对主要用于校准事实和情境解释。研究者将涉及岗位职责、生产流程、案例经过及初步主题的摘要反馈给能够继续联系的受访者，请其确认事实准确性、补充遗漏背景并指出可能的误读；反馈内容被记录在分析备忘录中，并用于修订案例描述、概念命名和主题边界。成员核对不被理解为由受访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表决，而是作为检验研究者是否误解经验语境的重要程序。

饱和度判断采用边收集、边编码、边比较的滚动方式。每纳入新的中心、主播或产品材料，研究者均检查是否出现新的二级范畴、新的范畴关系或足以改变核心主题的反例。当后续材料不再产生实质性的新二级范畴，核心主题能够由两类以上资料相互支撑，且新增反例主要用于限定或细化主题而非推翻其解释结构时，判断主题层面达到信息充分和理论饱和。该判断服务于质性解释范围，不等同于统计代表性或总体推断。

研究者反思贯穿转录、编码和写作全过程。研究团队持续撰写反思备忘录，记录对“技术进步”“全能主播”“流量有效性”和机构权威的预设，区分受访者经验陈述、研究者分析解释与实践规范建议；同时审视研究者与县级媒体机构的接触方式、专业背景和可能形成的权力距离。出现与既有判断不一致的材料时，优先回到原始记录并进行反例分析，而非将其排除。双人编码、成员核对、三角互证和反思备忘录共同构成分析过程的可追溯机制。

研究结果

1. 县级电视新闻主播角色转型的三重结构性矛盾

1.1 职业定位的“工具化”与“人格化”张力

一级编码显示，受访主播普遍将“准确、庄重、克制”视为电视新闻职业规范。这种规范使主播成为机构声音的稳定载体，并通过固定演播室、标准语言和审校流程生产权威感。但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同样的表达方式容易被评价为“距离远”“像念稿”。平台要求主播展示清晰的人格标签、生活经验和情感反应，职业身份由可替换的播报岗位向具有持续识别度的传播人格移动。

MC1-1 的材料具体呈现了这种边界协商。访谈摘要显示，MC1-1 在电视新闻播报中强调克制个人情绪和遵守稿件规范；转向短视频后，其又需要增加个人化解释和生活化表达。其核心困难是在提高个人可见度的同时，避免受众将人格化表达理解为新闻立场失范或专业性下降。

这一材料并不意味着专业性与人格化必然对立。MC2-1 通过短视频训练，将播音的语言控制、事实核验与平台节奏结合；MC1-2 以方言问候、田间走访和政策问答形成“乡土主播”标签，同时保持政策信息来源和表述边界。相反，当人格化仅表现为情绪化表态、追逐热点或脱离机构审核时，受众容易质疑客观性。由此，三级主题不是“从工具化走向人格化”的线性替代，而是主播持续管理机构代表性与个人可见度的张力。

1.2 技能结构的“专业化”与“杂糅化”冲突

受访者的传统专业资本主要包括语言表达、镜头感、现场控制和新闻稿件理解。媒介融合并未使这些能力失效，但把它们置于更复杂的生产链中。主播需要同时参与选题、拍摄、剪辑、封面标题、直播设备、数据复盘、评论区维护和跨部门协调。技能需求由垂直专业化向多任务组合扩展，工作过程出现明显的切换成本。

MC7-1 的案例呈现了这种技能转换成本。访谈摘要显示，传统播音主持训练主要解决语言表达和镜头呈现问题，但短视频生产还涉及选题、拍摄、剪辑、数据分析和评论区维护。MC7-1 在转型初期的主要障碍并非出镜能力，而是素材组织、软件操作和多任务时间分配，这直接降低了内容产出效率。

田野观察进一步显示，技术缺口并不完全是个人学习不足。部分中心缺少稳定的拍摄、剪辑和运营团队，主播被要求独立完成完整链条；另一些中心通过“主播 + 记者 + 剪辑 + 运营”的小组制降低了个人全能化压力。MC6-1 在直播突发设备故障时，依靠语言组织维持现场，并由技术人员同步排障，说明专业能力与复合技能的有效结合依赖团队协同。因而，“杂糅化”若被简单转化为个人任务叠加，会造成专业深耕受损和劳动碎片化；若由组织重新设计流程，则可形成互补性的复合能力。

1.3 传播效能的“仪式性”与“交互性”失衡

电视新闻通过固定时段、演播室秩序和规范话语维持公共仪式与机构权威，而平台传播以即时反馈、评论可见和用户参与为基本逻辑。两种逻辑并非谁取代谁，而是在同一主播身上同时存在。MC9-1 同时承担电视新闻、直播和公众号任务：电视端要求内容完整、表达庄重，直播端则要求边播边回应不断变化的问题。材料显示，若沿用电视节奏处理直播互动，主播往往难以及时跟进评论区议题。

材料中较有效的做法，是把交互性嵌入新闻专业流程。例如 MC1-1 和 MC9-1 在节目播出前通过融媒体平台征集“观众点题”，将高频问题纳入政策解读；MC1-3 在政务直播中

把观众提问分类转交职能部门，并在直播后继续反馈办理进度。这类实践使互动不止停留在点赞和弹幕，而转化为选题线索、政策解释和服务闭环。相反，若只追求现场热闹而缺乏事实核验和后续回应，互动会削弱而非增强公信力。传播效能的关键因此是建立“权威信息——即时回应——持续反馈”的连接机制。

2. 县级电视新闻主播角色重构的三条实践路径

2.1 内容生产：由播报者转向“全媒体叙事者”

“全媒体叙事者”不是把同一条电视稿机械搬运到多个平台，而是根据媒介场景重新组织问题、证据、节奏和视听元素。MC2-1 将一项地方产业报道拆分为电视深度报道、短视频解释和直播探访：电视版本保留完整背景和多方采访，短视频版本突出一个问题和关键画面，直播版本则通过现场问答呈现生产过程。不同形态共享事实基础，但叙事结构不同。

MC4-1 在地方海盐文化传播中，将历史数据转化为动态图表，并以制盐场景、匠人经历和地方记忆建立叙事线索。该案例显示，数据可视化和场景化不是纯技术装饰，而是主播把专业信息转化为地方可理解经验的能力。三级编码中的“跨平台内容编排”和“议题转化”共同构成全媒体叙事者角色，其核心是保持事实一致的同时进行情境化表达。

2.2 传播关系：由信息发布者转向县域“情感连接者”

政务直播和民生服务使主播进入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网络。MC1-3 的访谈摘要显示，群众对政策的关注通常集中在资格条件、办理地点和办理时间，而非文件原文。该材料说明，政策解释不仅是语言简化，更是把制度文本转化为生活问题的议题转换。

MC7-1 和 MC5-1 参与的民生栏目把群众诉求分类、核实并转交相关部门，再通过节目或平台反馈进度。主播在其中承担倾听、解释、协调和追踪的情感劳动。其信任来源不仅是镜头形象，而是持续回应和问题闭环。由此，“情感连接者”并非降低新闻专业性，而是把事实核验和公共服务嵌入地方关系，使主播成为县域传播网络中的可接近节点。

2.3 组织生态：推动主播 IP 与地方文化符号共生

案例显示，县级主播 IP 最稳定的资源不是泛化的个人魅力，而是地方文化、产业和公共生活。MC1-1 以水乡非遗探访形成地域标签；MC10-1 围绕水晶产业开展工坊走访、政策解释和直播，受众逐渐将其个人形象与地方水晶产业联系起来；MC6-1 则通过红色遗址走访和老党员访谈形成“红色故事宣讲者”定位。

但主播 IP 不是个人独立运营的自然结果。选题策划、拍摄剪辑、审核发布、舆情处置和商业边界都需要组织支持。若机构仅要求主播以个人账号获取流量，却没有明确账号归属、内容审核、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IP 化会放大个人与机构的矛盾。有效的组织路径是将个人辨识度与地方公共文化资源结合，以团队化生产和制度化治理保障持续性，使“个人品牌——机构公信力——地方符号”形成共生而非竞争关系。

讨论

1. 角色转型不是技能叠加，而是传播生态的重新配置

研究结果表明，县级主播的变化不能用“传统能力+新媒体工具”的加法模型充分解释。技术层面的短视频、直播和数据工具改变了内容节奏和互动时限；话语层面的权威播报、人格表达和地方叙事重组了专业边界；关系层面的观众参与、政民沟通和社区服务扩大了主播的责任范围；组织层面的岗位分工、审核制度和资源配置决定了这些任务能否持续。四个维度相互作用，使主播角色由固定岗位转向传播网络中的节点。该发现将传播生态学从宏观媒介环境落实到基层媒体从业者的日常工作机制。

三重矛盾因此不是个人适应不足，而是不同传播逻辑在同一岗位上的叠加：工具化与人格化对应机构权威和平台关系传播的冲突，专业化与杂糅化对应传统分工和融合生产的冲突，仪式性与交互性对应单向公共传播和参与式平台传播的冲突。能力重构只有与流程、团队和评价机制同步，才可能把结构性冲突转化为角色创新。

2. 县级语境的特殊机制：在地关系、公共任务与资源约束

相较于全国性媒体，县级主播与受众共享更密集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主播可能在节目中解释政策，在社区活动中被居民当面询问，又在直播评论区持续回应同一问题。这种可接近性使情感连接和服务协调成为角色优势，也提高了事实错误、利益冲突和关系压力的风险。县级主播的人格化因此不是抽象的“亲民”，而是建立在可验证的在地行动和持续反馈之上。

同时，县级融媒体承担明确的公共传播与基层治理任务，主播 IP 不能完全服从商业平台的流量逻辑。Zhu 和 Wang (2022) 所讨论的关系传播有助于理解人格化信任，但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县级语境中，信任必须通过机构审核、公共服务和地方责任加以约束。组织资源不足又使县级中心更容易把融合压力转嫁为个人全能化。由此，县级主播转型的关键机制是“功能扩展——平台嵌入——资源约束”的共同作用。

3. 理论贡献与实践含义

本文的第一项增量贡献，是将主播角色从 “职业能力集合” 重新定义为边界管理过程。主播需要同时维护机构代表性、个人辨识度、专业判断和公共服务责任。第二项贡献，是提出“基层传播节点”概念：主播的价值不只在镜头前传递信息，而在于连接不同平台、部门、社区和地方符号，并把信息流转化为解释、互动和服务。第三项贡献，是区分人格化与个人主义。人格化可以成为公共传播的关系资源，但其有效性取决于组织化生产、地方文化锚定和专业伦理。

实践上，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人才策略应由通用软件培训转向真实项目中的角色协作；评价指标应同时考察事实质量、政策解释清晰度、问题回应闭环、地方文化价值和可持续生产，而非仅以播放量或粉丝量衡量；主播 IP 治理则需要明确账号权属、审核流程、商业边界、团队分工和离岗交接。

4. 研究局限

本研究仍有四方面限制。1. 样本集中于江苏北部地区，虽然覆盖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岗位资历和任务类型，但结论不宜直接推广到其他省份或不同区域类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2. 本文报告了 16 名受访者、累计 250 分钟访谈（16 人合计；单次 10-30 分钟，中位数 15 分钟）、6 个中心每处 2-3 周的田野观察、12 个重点案例及约 15 万字融媒体产品与过程材料，但个别平台内容存在更新或下架，部分产品只能依据存档文本、脚本和生产记录复核，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材料的长期外部审计。3. 研究主要依据主播与机构侧材料，缺少系统的受众访谈和长期平台数据，因而不能对传播效果作因果判断。4. 本文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主题是研究者在理论框架与材料之间形成的解释，不主张存在唯一、完全可复制的编码结果。未来研究可补充跨区域样本、受众研究和长期数字民族志，并进一步完善资料存档、成员核对记录和分析审计轨迹。

总结

本文围绕三个研究问题形成如下结论。1. 县级电视新闻主播的角色转型集中表现为职业定位、技能结构和传播效能三重矛盾，即机构工具性与人格化表达、专业化能力与杂糅化任务、电视仪式性与平台交互性之间的持续张力。2. 这些矛盾由县级融媒体“新闻 + 政务 + 服务”的功能扩展、商业平台的传播规则和县级组织资源约束共同生成，不能归因于主播个人是否愿意学习。3. 角色重构主要沿内容、关系和组织三条路径展开：主播成为能够按平台重组事实与叙事的全媒体叙事者，成为连接政策、民生诉求和地方生活的情感连接者，并在组织支持下形成与地方文化或产业符号共生的主播 IP。

由此，县级主播更适合被界定为“基层传播节点”，而非简单的“传声筒”或“网络红人”。这一节点角色的核心，是在保持新闻专业和公共责任的前提下，连接技术平台、机构任务、地方关系与文化资源。

建议

1. 建立项目制培养机制。围绕一项真实的政务直播、民生议题或地方文化项目，由主播、记者、剪辑、运营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选题、生产、互动和复盘，使技能学习嵌入协作流程。2. 实行分层能力模型。青年主播重点补充新闻采编、平台叙事和数据基础，资深主播重点发展议题判断、政策解释、现场控制和团队带教，避免以同一“全能化”标准评价所有人。3. 完善主播 IP 治理。机构应明确账号权属、内容审核、风险处置、商业合作和离岗交接规则，并保障主播与团队在贡献和收益上的合理关系。4. 重构传播评价。除传播量指标外，应纳入事实准确性、有效互动、问题解决、受众信任、地方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价值。5. 建立县域主播案例库与跨中心交流机制，对优秀脚本、直播流程、舆情处置和服务闭环进行可复用沉淀，减少重复试错。

References

Altheide, D. L. (1994). 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Toward a mapping of the effective environ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5*(4), 665-683. http://doi.org/10.1111/j.1533-8525.1994.tb00422.x

Braun, V., & Clarke, V. (2021). One size fits all? What counts as quality practice in (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8*(3), 328-352. https://doi.org/10.1080/14780887.2020.1769238

Byrne, D. (2022). A worked example of Braun and Clarke's approach to 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Quality & Quantity, 56*, 1391-1412. https://doi.org/10.1007/s11135-021-01182-y

Cao, Y. (2023). Exploring the onlin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news IP under media converg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host account "Xiaoqiang Shuo". *Audiovisual Horizons,* (1), 12-14. https://zjjcmspublic.oss-cn-hangzhou-zwynet-d01-a.internet.cloud.zj.gov.cn/jcms_files/jcms1/web3421/site/attach/0/51690724422d4f35b2310d4ee8a02473.pdf [in Chinese]

Cho, I. -H., & Kim, B. -S. (2015). A study on the credibility and public confidence factor of a television news anchor. *Journal of Korea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 9*(1), 1-10. https://doi.org/10.21184/jkeia.2015.03.9.1.1 [in Korean]

Conway, M. (2014). The origins of television's "anchor man": Cronkite, Swayze, and journalism boundary work. *American Journalism, 31*(4), 445-467. https://doi.org/10.1080/08821127.2015.967149

Cui, L., Chen, Y., & Lin, S. (2019). "Interaction" and "people-friendliness": Changes in the discourse style of mainstream television news amid media convergence—A case study of CCTV's Xinwen Lianbo. *News and Writing,* (11), 22-28. https://xwxz.cbpt.cnki.net/portal/journal/portal/client/paper/03345030a93fd5b110985333321f1973 [in Chinese]

Gan, T., & Yin, J. (2024).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s. *Editorial Friend,* (8), 27-36. https://qikan.com.cn/article/bjzy20240804.html [in Chinese]

Hearn, G., & Foth, M. (2007). Communicative ecologies: Editorial preface.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1-2), 2-6. https://eprints.qut.edu.au/8171/

Hou, S. (2021). Rol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news anchors in the new media era. *West China Broadcasting TV, 42*(17), 193-209. [in Chinese]

Huang, C., & Liu, M. (2021).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trends of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 construction in 2020. *News and Writing,* (1), 39-45.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detail_thesis/02012104478642.html [in Chinese]

Hurcombe, E. (2025). Conceptualising the "newsfluencer": Intersecting trajectories in online content creation and platformatised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3*(9), 1523-1534.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24.2397088

Li, B. (2019). Con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s: Development models, key links, and path selection. *Editorial Friend,* (3), 44-49. https://doi.org/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9.3.008 [in Chinese]

Li, L., & Deuze, M. (2026). "Can I just write news stories?" Chinese journalists' experiences and wellbeing when working online. *Journalism Practice, 20*(8), 2441-2459.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24.2446253

Liu, J. (2024). Several key issues in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s. *Academic Exploration,* (6), 72-83. [in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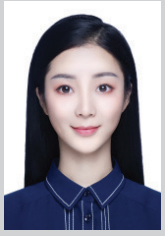
Luo, X., & Cai, Y. (2020).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for county-level integrated media. *News and Writing,* (3), 48-55. https://xueshu.baidu.com/ndscholar/browse/detail?paperid=1b5s00v0jj2u0ae07c0j0mt01t497546 [in Chinese]

O'Connor, C., & Joffe, H. (2020). Intercoder reliabi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bate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9*, 1-13.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19899220

Zhao, Y., & Zhou, J. (2022). Embedding in the "vertical-horizont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Internet platfor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grassroots mainstream media. *Editorial Friend,* (10), 31-38. https://doi.org/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0.004 [in Chinese]

Zhu, H., & Li, Z. (2023). Technology as a key element: How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facilit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News and Writing,* (11), 34-41. https://xwxz.cbpt.cnki.net/portal/journal/portal/client/paper/1a04920d54741d2fd424a4f8b1163e84 [in Chinese]

Zhu, Y., & Wang, M. (2022). The rela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influencer hosts in mainstream media. *Media Review,* (9), 9-13.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Xuejiao Bai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Affiliati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Field of Expertise: Quantitative Communication and Film Studies